

拉曼大学

中华研究院中文系

辛金顺诗文之空间书写

科目编号：ULSZ3078

学生姓名：丁俊勇

学位名称：文学士（荣誉）学位

指导老师：李树枝师

呈交日期：2015年4月3日

本论文为获取学士荣誉学位（中文）的部分

目录

题目.....	I
宣誓.....	II
摘要.....	III
致谢.....	IV
第一章：绪论.....	1
第一节：研究动机.....	1
第二节：研究范围与方法.....	3
第三节：研究难题.....	4
第四节：研究成果.....	4
第二章：记忆空间.....	5
第一节：记忆里的赶路者.....	7
第二节：度海南来的家族归处.....	10
第三节：吉兰丹上的漂流足迹.....	17
第三章：语言空间.....	22
第一节：破碎的母音.....	24
第二节：被狐疑的身份.....	28

第三节：栽种在吉兰丹的语言.....	32
第四章：文化空间.....	35
第一节：留在中国场景的灵魂.....	36
第二节：寻不到根源的外来民族.....	38
第三节：走不开的土地.....	41
结语.....	44
参考书目.....	,, 46

辛金顺诗文研究之

空间书写

宣誓

谨此宣誓，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，凡论文中所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，无论是书面文字、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，皆已于注释具体注明出处，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。

签名：

学号：12ALB00322

日期：2015年4月3日

摘要

辛金顺诗文里经常出现对其身份的狐疑。马来西亚人？中国人？异乡人？本土人？这些概念皆被写入诗文中，并在里头寻求解脱。作为渡海南来并扎根于马来西亚的下一代，辛金顺心中无疑是充满着忧患的。一方面对于政治上的削弱华族权益；一方面却又喜欢上吉兰丹这片土地。而这种矛盾感许多时候丰富了其文章里的内容。

是以为探究辛金顺对于身份的认同与被认同，便须着手于探究他诗文的叙述空间。因此本文最主要分为三部分进行讨论，即记忆空间、语言空间、文化空间。以期层层剖析辛金顺诗文里的蛛丝马迹，从中探究他在转变身份时的情感纠葛，并经由此得出其对身份之疑虑。

记忆空间里细分三节，从辛金顺的生活经历、家族故事、吉兰丹历史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。而语言空间则以其自幼学习的语言为根基，探寻其对于身份被狐疑的看法，以及吉兰丹土话对辛金顺形成的影响，三方面的叙述下，寻找一个平衡点。文化空间是把诗文里反复出现的地景与文化相结合，成了诗文里独有的地景文化。而此地景文化又恰恰是华族赖以保持自我身份的其一方法。

本文利用这三种空间关系，试图解构辛金顺在诗文里建构的空间，并在里头寻找其最初的身份。而此研究目的最主要在于通由对小我（辛金顺）的身份探究，从中寻找大我（华族）的身份隐患。

关键词：身份；华族；空间；文化；记忆；语言；吉兰丹

致谢

致谢二字，实际是概括了三年学士生涯里所发生的一切。是喜是悲，最后都沉积成这篇毕业论文。致谢的同时亦代表着离别。我三年青葱岁月都点点滴滴的映成星光，伴随着月色游走。无可避免的，致谢必须是我对岁月的敬意。或许在往后的日子，当这已被折叠并排入记忆最幽深处的时间，可以透过某个深夜，或一杯咖啡再次唤醒。我忘了是基于怎样的召唤才来此就读，然无论目的如何，我已需离开，不喜不悲。

在大学的生涯里，感谢每一位教导我课业的老师、与我一起切磋技艺的同伴们。大学里若少了你们，或许我的脸容早已枯萎。我想我最需要感谢的是欣赏我创作才华的老师。其让诗句栽种在我脑海里，发芽成了一棵幼苗。而我会守住这棵幼苗。我不求可长成青松大树，可我亦希望可以在往后繁杂日子里，拥有一丝新鲜空气。

我是个任性的孩子，选择了大多数人所不认同的科系——中文系。这里感谢我的家人始终谅解我，始终给予我支持。大学生活实不容易，凡事都牵扯到钱，从最基本的生活琐事至每学期的学费，政府贷款无疑是不足的。感谢家人经常在我未开口前，就把钱汇给我，让我始终可以过个较为富裕的生活。只想和你们说一声，辛苦了。

获取学士的过程无疑是枯燥乏闷的。每学期都在进行着资料搜集、整理、重组成一份份报告。这种如行僧般的苦行却积累出今日这本毕业论文。感谢往日那些逼迫我去理解理论、去追求完美的老师。虽是逼迫，但回想起，反而觉得幸福无比。从字里行间得到的除了是知识，更是传承。

而最后，我必须感谢我所研究的对象——辛金顺。感谢其写下了这许多动人的诗文，亦感谢他启发了我写诗的想法。本文也许无法完美的把您的经历记录下来，然而做为一种回望，亦希望您可以原谅我的笔墨之差。

诸位同仁，万分感谢，来日相见。

第一章：绪论

辛金顺（1968 - ），台湾国立中正大学中国文学博士，马来西亚当代诗人与散文家。曾任教于台湾国立中正大学、南华大学以及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。辛金顺的写作一生获奖无数，如曾获中国时报新诗首奖、台北文学奖新诗首奖和散文优选奖、台中市文学奖新诗首奖、中央日报新诗特优奖、梁实秋散文特优奖、府城文学新诗首奖、桃城文学新诗首奖、大墩文学新诗奖、全国学生文学奖、台湾省古典诗词首奖等。其一开始使用辛吟松为笔名，后离开马来西亚，前往台湾就读后，笔名更改为辛金顺。

其至 2014 年为止曾出版散文集《月光照不回的路》、《一笑人间万事》、《江山有待》合计三本；诗集《风起的时候》、《最后的家园》、《诗图志》、《在远方》、《记忆书册》、《说话》、《在远方》合计七本；论文集《秘响交音：华语语系论文集》、《知识分子与存在边缘：钱钟书小说主题思想研究》；主编《时代新书：中国现代小说选读》，及发表单篇学术论文四十多篇等。

第一节：研究动机

辛金顺既为一名马来西亚诗人与散文，在这种种文学奖光环的环绕下，辛金顺理应受到学术界、文学界中受到瞩目。然就笔者所知，辛金顺在马来西亚并不如其余留台作家钟怡雯、陈大为、黄锦树等拥有高知名度。就此原因底下，笔者归咎出三个原因。

其一，留学台湾十余年。就如前文对辛金顺的简略介绍中，辛金顺所得奖项大多位于台湾，马来西亚的读者若非关注台湾文学界发展情况，自然难以得知辛金顺知名。其次，其出国留学前所发表的三本书籍《一笑人间万事》、《江山有待》与《风起的时候》早已停版，许多读者无从购买，难免造成只知其名，不知其实的现象。其三，留台其间辛金顺虽曾出版数本散文与书籍，然皆是发表于台湾，马来西亚难以采购。直到2011年，辛金顺把重心放于马来西亚，并在拉曼大学中文系任教，此外更相继出版了《说话》与《在远方》二书，其名方开始吸引马来西亚读者的注意。

从以上三点来看，辛金顺的诗文难免受到马来西亚当代读者的忽视。笔者曾为辛金顺的学生，对于其写作风格与为人个性深感敬佩，然对马来西亚当代读者并不了解、听闻辛金顺觉得惋惜，故升起研究的动机。

阅读了许文荣与孙彦庄主编的《马华文学文本解读》中，陈大为为辛金顺〈吉兰丹洲图志〉一诗进行的解读。其中如此说道：“就诗论诗，辛金顺早已卓然成家，可我始终不能够判定他对马来西亚的情感与自我定位。”（许文荣、孙彦庄编，2012：636）然笔者就何国忠为辛金顺《江山有待》所写序言中，却得到不一样的视角。

“在你的文章里，我看到你孤独和心痛，我看到你思考历史、文化、道德和勇气问题，从一种熟悉动人的声音，不娇柔造作，也不是强说愁。”（辛松吟，1989：5）

陈大为与何国忠对于辛金顺的评价无疑是矛盾性的存在。前者认为辛金顺在〈吉兰丹洲图志〉系列组诗面世前，是属于无定向创作，不容易在诗中读出

他的国家意识。然何国忠则是抱持着相反的看法。在此两种说法的交缠矛盾下，笔者就双篇文章的发表日期，一探其产生差异的究竟。

〈吉兰丹洲图志〉发表于2003年6月28日的《南洋商报·南洋文艺》中，后收入2010年出版《记忆书册》中；《江山有待》一书则是辛金顺最早出版的书籍，于1989年发表。在1989年至2003年期间，从何国忠的看法转由陈大为的看法，期间对辛金顺最大的影响无非是前往台湾留学。故此，辛金顺在这其中对于马来西亚半岛的眷念，台湾留学对辛金顺的影响，笔者亦想一一探讨之。

综合以上所述的两大原因：一，马来西亚当代读者并未听闻、了解辛金顺感到惋惜；二，从马来半岛至宝岛台湾，以岛看岛是否致使其的心境变化。笔者毅然决然以这两点为研究动机。

第二节：研究范围与方法

辛金顺从马来半岛至宝岛台湾，这里头所存在的以岛看岛的关系，是否造成其心境的变化？因此笔者决定以“空间理论”作为主轴，意在探讨辛金顺诗文中对故乡的怀念，以此探讨其对马来西亚是否存在认同、回归、怀旧等情绪。此论文大体分为三大章节来论述辛金顺所著诗文：（一）记忆空间，（二）语言空间，（三）文化空间。

记忆空间里主要探讨的是童年经历，然童年已属过去式，时光无法回流，唯有于文字里建构故乡，以此当作怀念。而语言空间则是承接记忆空间中的论

述，童年时期是学习语言的阶段，语言可以代表一个家族、乃至一个民族的身份代表。语言在文学中的应用亦可得知作者对马来西亚身份认同的问题。文化环境则由内转外，马来西亚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，因此在一个城市中存在中国式建筑与马来式建筑并非突兀之事。而作家在基于此点中，对于两者间造成的突兀感。

第三节：研究难题

在研究辛金顺的诗文里，最难的部分在于书籍的收集。由於辛金顺最早的一本书籍出现于 1989 年，而无法寻到新出版的书籍。所幸最后经由马华电子图书馆里，找到电子档案，而完成了研究。

其次的难题在于资料繁杂。由於辛金顺出版书籍接近 10 本书籍，在如此庞大的资料里，要从中整理并且寻找需要的材料并非易事。故此在整理方面耗时过长。而在于资料整合上，无疑更是一种自我挑战。

第四节：研究成果

本文最主要在于追寻辛金顺的身份，从小我了解大我的状态下，去思考华族的去路。他对于身份的认同与不认同，亦同时表达着大多华社人群的心理状态。政治下的苟同使得辛金顺无法忍受，最后选择远去台湾。然而在台湾的辛金顺却无法完全安身在那边，成为侨生。他依然怀念故土。这或许也是另一层面的对马来西亚华族的思考。

第二章：记忆空间

地理学家经常用到“空间”、“地方”两词。这两词看似意义相近，然而空间相对于地方，是个更为抽象的概念。“地方”一词的出现，是随着人们越来越认识空间，并且赋予它价值，才使得一开始便混沌不分的空间，形成了“地方”。

“‘空间’与地方的观念在定义时需要彼此。我们可以由地方的安全和稳定得知空间的开放、自由和威胁，反之亦然。此外，如果我们将空间视为允许移动，那么地方就是暂停；移动中的每个暂停，使得区位有可能转变成地方。”（Tim Cresswell, 2006: 16-17）

因此赋予空间名字，亦是使其拥有“地方”意义的方式之一。

空间有别于地方。其被视为缺乏意义的领域——是“生活事实”，与时间一样，构成人类生活的基本坐标。因此当人类将意义投注于局部空间，让空间依附上了某种意义，空间便成为了地方。

对于人类而言，“归属感”是至关重要的。人群并非只是单纯需要地名来点出自己的方位，同时更是藉由地方感来界定自我。

“地方代表了一系列文化特征：地方不止说明了你的住处或家乡，更显示了你的身份。”（Mike Crang, 2004: 103）

空间里的人群经历长时间的生活后，终转变成地方。而这些空间的过去和未来，都连接了空间里的人群。因此为空间命名，让人能够界定自我，与他人分享经验，并组成社群。

而本章最主要讨论的是记忆空间。空间作为一种实际的存在，有面积和体积，而记忆作为一种虚无的存在，是否也可当作一种空间来做运用？综合以上所述，空间其实是种抽象概念，而是人群为空间赋予某种意义才让它成为地方。而“记忆”则是人群为逝去的时间、空间的命名。例如足球只是个皮革和塑胶的缝制圆形物体，当在生活日常需要用到时，才会成为“足球”。同理，若记忆只是存在于脑海中的一个广阔空间，那么赋予其“记忆”之名，成为储存往事的地方，论点便是成立的。

记忆的存在使得人类拥有归属感，能够界定自我，并显示自我身份。每个人的过往皆是不一相同，在时间褪去后，留下在记忆里的思想、回忆亦有些差别。例如一场生活营，在结束后每人对它的感想亦有所不同，有些人是感叹；有些人是兴奋；有些人是不舍等，而造成这些个人感想的，是过往累积的经验而成。而当人群把已过去的情绪与事物都储存于脑海时，便会产生个人独有的空间，并可将其视作地方。

综上所述，由记忆所形成的空间是确切存在的。然空间如何成为地方，则是看人群如何为它命名，或赋予其深层意义。空间并不只存在于事物自身，亦同时存在于对待事物本身的方式。

第一节：记忆里的赶路者

“直到许多年后，当我把自己的生活，从一方熟悉的土地，抽离到千里之外完全陌生的岛屿，才发现离了乡土后，自己的根也不见了。”（辛金顺，2008：192）

辛金顺在离开马来西亚，于台湾留学十二年后，才重新执回散文之笔。这十二年间，他逐渐思考自身存在的意义，校园生活，每日的上课下课，撰写论文等重复而又乏闷的日常是否已磨灭了心智。因此他重新执笔，重新在记忆里寻根，寻找出口。而在异乡的异乡人啊，总是隐藏着许多时间的秘密。因此辛金顺的诗文里，是使用文字将自己的岁月记录起来，而又重新安放在记忆里的某个角落，以此和现今生活对照。

“关于身份、语言、记忆、爱情、死亡和离散家族的破碎话语，拼图式的慢慢将他兜拢起来，让生命在其间照见了自我的背影；如召魂，我听到这些文字絮絮聒聒的舌音，争相叙述着一段段隐没的故事，并和窗外的季节，互相替换时间流转的讯息。”（辛金顺，2008：194）

记忆在时间的长河里，只是一个个被抛弃、遗忘或模糊不清的存在。在时间里，记忆成了赶路者，不断的冲破时间却再也回不到最初的原状。辛金顺的诗文里，便是充满了这些情感。如〈赶路者〉里：

“然而，多少年后，我却不意成了一个身在异乡的赶路人，并在无数的巷道与巷道之间穿梭，不断在前进中跨过一个一个的年月，也将一个个自己的影子，抛在身后，抛进混沌迷茫的烟尘中，然后消失在记忆的背面。”（辛金顺，2008：77）

如斯，辛金顺开始思考自己在台湾的生活，对照过往马来西亚的生活，并且以文字记录，追忆逝去的时间。时间与记忆是相对立的存在，记忆的产生是

代表着过往的时间，而作为一个虚拟空间的存在，承载着过往事物的地方。辛金顺便是在这里头写下不少诗文。

“诗，依旧蜿蜒前进，以隐喻连接了身体（内在世界）与外在世界，空间与时间，与其说的一个关于远方的故事，一个存在者的存在之思。二十年后，当我从国外的异乡回到国内的异乡，肉身依旧旅行，诗依然无所作著处。那是一道漫长而迢迢之路啊，以破碎的语言，衔接了此处和彼处，此时间和彼时间，此我和彼我。然而，诗又不在语言中，如格奥尔格的诗句：‘语言破碎处，无物存有’。诗在光影晃动之中，或在意象里，一一陈述了个人的命运——一个存在者的漂泊。”（辛金顺，2013：10）

这是辛金顺 2013 年 8 月发行的《在远方》里的自序。在此自序里头，可清楚了解辛金顺对于记忆的看法，其使用文字为衔接点，将一个个记忆的故事，链接在现今的时空。时空与时空的交叠，成了此我和彼我的交叠。使用记忆里的事物书写，这是辛金顺诗文里最主要的特色之一。

在政治上，华人遭受马来精英政治的压迫，例如 1969 年 5 月 13 日，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发生的种族暴动流血事件，随之反华的声浪四竄，紧急法令和戒严也同时施行，令马来半岛上的华人，无不处在人心惶惶的恐惧之中。在环境上，辛金顺一家扎根在吉兰丹白沙镇上。

“这块土地曾那么毅然拒绝了父亲成为她的子民，然而父亲却以纯粹的吉兰丹土话，将自己的晚年静静栽在这块土地上，一路蹒跚行去，风雨不惊。”（辛金顺，2008：62）

上文看似在叙说着父亲对于吉兰丹的认同，然而从叙写者的角度来看，辛金顺亦同样的对吉兰丹感到认同。然而“曾那么毅然拒绝了父亲成为她的子

民”一句里可看出，吉兰丹亦曾拒绝辛金顺成为他的子民。人口上，吉兰丹的马来族群是多于华裔族群，而在这种情况下，由於肤色、生活习惯等方面，弱势族群难免受到强势族群的压迫。而这点，我们可从辛金顺〈吉兰丹人〉中得知：

“当然，在被认同的过程中，我也偶尔会被其他不认识的吉兰丹小朋友质疑为外来者。通过他们民粹的眼睛凝视下，凡是黄皮肤的都是异域客，都是从中国来的，都是 Gino Topek¹。”（辛金顺，2008：42）

在政治与环境的影响下，辛金顺对于自己的定位，始终是异乡人，即是生长于马来西亚的异乡人。然而直到辛金顺再次回到吉兰丹，并且重遇 Abe²，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与吉兰丹土地的隐喻，早已使他化为吉兰丹人的身体，流动于土话之中，或根植于自己的祖地。

“因此，我常常在诗里探溯回去，在文字与文字，意象与意象之间，寻找一条路，乡归；之后从乡土再起步，以其继续走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。”（辛金顺，2008：52）

是以辛金顺的诗文中，存在了许多对空间的思辨。这层层空间或许是其家族成员、或吉兰丹土地、或是自我，而这层层空间都在辛金顺脑海里找寻到了安身的地方，而他则只是再次取出，叙写，尔后再次安放回记忆。其企图在现实中通过文字建构自己的家园，童年中的种种，生命里的一些理想，以及在时间中消逝的人情与事物。

¹ 为吉兰丹土话，意为支那大伯。

² 吉兰丹土话，意为大哥。在〈吉兰丹人〉里，是辛金顺童年最要好的朋友。

记忆是最为玄妙的存在，它无法完整储存过往所发生的一切，巨细靡遗的重新在脑海中重现。或许赶路者在时间里走得太远了，已经不复记忆，所以退出记忆之外，时间就真正终止在空茫的世界，再也没有一条路可以回去了。辛金顺亦无法巨细靡遗的描述过往种种，有鉴于此，其对于家族所描述的，必定是重要的存在。作为赶路者之一的辛金顺，在时间长河不停往上攀游，当时间渐渐抛离在他身后，并退隐至记忆里安居时，辛金顺便会再次以笔重提，叙述这段往事。

第二节：渡海南来的家族归处

辛金顺出版的诗文中，有不少关于家族书写，里头透露出了自我的背景与位置，并在里头处理关于身份、语言、离散等问题。而这些岁月的碎片，都迴向了其自身生命的迷思和诘问。通由对家族历史的回溯，同时亦是对自身身份的回溯。如上文所引〈在远方〉自叙里的一句，“当我从国外的异乡回到国内的异乡”中，作为第二代渡海南来的马来西亚华裔，政治、地理等环境使得他开始思考自身身份。而他藉由家族书写，论述其父母双亲扎根马来西亚的往事，并从中寻求自身的身份认同。

在《记忆书册》诗集中，辛金顺收录了一辑〈移民后裔家族图像〉，在此辑中多是对家族的叙述以及吉兰丹日子的叙述。在岁月的碎片里，辛金顺以文字建构一个美丽家族图谱，尔后又解构家族的身份、离散等问题。有鉴于此，本节便着重论述辛金顺对于家族的叙述，并以长幼秩序排列，以此探究辛金顺对于自身身份的疑惑。

辛金顺既为第二代度海南来的马来西亚华裔，其父亲自然是第一代从中国远渡而来的华裔。而这也意味着，辛金顺从未见过祖父的身影。辛金顺对于祖父的印象，只是残留在牌位上的小小名字。然而辛金顺在〈家族（1）：祖父的遗像〉里，有对祖父的叙述。

“我挖掘故事的根须，攀向遥远的
大陆，通过祖母言语的指示
跨进历史，那没有文字记载的老屋
已在光的缺角边缘，颓坏如
一个老去的年代，父亲的父亲
坐在藤椅，弯驼的背
隐藏着一星战火，枪炮和梦
等待平躺成一片千疮百孔的荒原”（辛金顺，2010：11）

从其“挖掘故事的根须”里可以看出，辛金顺对于祖父的印象来自于自己的家人的叙述，而从未亲身经历。他从别人的记忆里挖掘出祖父的历史，再加以拼凑，形成了这首诗。然而当时中国正处于动乱时期，部分百姓由于食不安寝而背离他乡，寻找生机。而作为老的一辈，离不开自己的根，只能目送亲人离去，而自己固守祖地。

辛金顺的祖父应该亦是这些老一辈人中的其中一位。因此他只好“坐在藤椅，弯驼的背”并在动乱中，带着孩子归来的梦想“等待平躺成一片千疮百孔的荒原”。然而辛金顺下节诗则由祖父的外在神态转由内在心理的描述。

“而空洞的面目宛若被遗弃的剧场

收集着孤独，穿过

记忆的时光，在所有被遗忘的

世界顶上，一个梦

跨向另一个梦而完成了自己。”（辛金顺，2010：11）

这是辛金顺对于祖父心理的揣测与描述。祖父忍受着儿子离他远去的孤独，只望自己的儿子可以从“一个梦/跨向另一个梦而完成了自己”，让儿子完成了自己所无法完成的一切。这是一种揣测的描述，然而为人父母，势必望子成龙，并代替自己完成自己。辛金顺便通由这种揣测，从亲人口中得知的历史，探寻祖父的心理。

“当我从神游中离开中国的南方

小镇的乡音已被提在手上

父亲的父亲没有回头，挥手

只让姓氏放逐到更南的南方

在一座半岛上漂流，然后

成了故事，永远的

永远镇压在我的回忆碑下”（辛金顺，2010：11）

辛金顺对于一个素未谋面的祖父写诗，动机是可见的。在寻求身份认同的同时，追溯起源无疑会追溯至最初的存在——即祖父的年代。而辛金顺只能以想

象回归中国里祖父存在的时空，在这里头揣测父亲度海南来的动机，并此完善自我身份认同的一部分。“父亲的父亲没有回头，挥手/只让姓氏放逐到更南的南方”，姓氏是华裔最为重要的一种身份认同，然而祖父却甘心的让这姓氏漂流在一座半岛上，牵扯出父亲的一段故事，并完成了辛金顺自己。

而对渡海南来的阿嬷（母亲的母亲），辛金顺亦有类似的叙述。然而此时的叙述已从他人口中的记忆，成了自身的记忆。〈鳖迹〉一文便是对阿嬷的叙述。文中的鳖是种意象，是与阿嬷牵扯一起的生命共同体。辛金顺曾询问阿嬷，龟的家在哪里？此时的辛金顺并无法分辨龟、鳖的分别，只知道他们都同样会缩着头躲在壳里，或昂着头爬走。然而阿嬷却以浓浓的潮州话回到：

“是鳖，鳖的家在很远很远的大陆哪里。”（辛金顺，2008：69）

鳖的家在很远很远的大陆里，而阿嬷的家也是。阿嬷用一个池塘圈住了鳖的自由，而同样的，马来西亚用了一块土地来圈住阿嬷。这是一种象征性，鳖和度海南来的阿嬷此时身份是对等的。然而鳖最后依然难逃阿嬷的屠宰。

“我不敢问阿嬷，鳖是不是已经找到了一条可以回家的河流了？或只能在小小的池塘，静静等待一把挥向颈项上的菜刀。”

鳖始终无法找到归家的河流，它现今的生存地与故土隔着一片汪洋，阻隔它离去。它唯有等待死亡的降临。而阿嬷亦然，阿嬷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。然而阿嬷依然可以在收音机里播放的潮剧里，暂时的回到故乡，回到自己熟悉的语言中。

“阿嬷老了，故事也老了，那些在岁月里四处流离的潮州话也老了。而阿嬷眼角布满深深的鱼尾纹，是不是也把阿嬷一生的故事都锁死了呢？我走不进阿嬷的世界

里，所以只能站在她的世界外面，看着她衰老的身体不断衰老下去。”（辛金顺，2008：74）

而阿嬷始终无法回家，在她过往的一段段往事中，她始终无法回家，只靠着熟悉的潮州话，来凭吊自己的乡愁。左邻右舍的马来语和客家话，她都无法理解。只好退至潮剧里，或许才能循着熟悉的音乐和语言，跟在失落了年代的故事后面。而阿嬷至死依然无法回家，而当时的辛金顺亦无法明白阿嬷的心情。

从故土来到一个陌生的土地，没有自己熟悉的语言，没有熟悉的事物，阿嬷的心思其实不难猜测。这是大多第一代南度而来华裔族群的悲哀，所谓魂归故土，而他们致死亦无法回归故土。或许就如同鳖般，最后难逃宰杀命运，并成为了掌权者的食物。所谓瓮中之鳖，或许就是这个意思吧。

从素未谋面的祖父至曾一起生活的阿嬷，在写法显然是有所差别的。然而主要所带出的，依然是老一辈人的悲哀。前者是孤独终老亦无法等到孩子归来；后者则是“客死异乡”而无法归国。而从年幼至年老都一直漂泊在南洋地区的双亲，又是否拥有这种离散的思想呢？这可从辛金顺的〈燕子〉里探究。燕子属于候鸟类，秋去春来，却始终把巢筑别人家的屋檐上。而文里的燕子，却非真实的燕子，而是祖父所给予父亲的一幅画。

“那年，父亲来到吉兰丹州已整整八年了，一句马来语都不会书写，倒是吉兰丹土话却讲得越来越地道，朴拙的语音，带着浓浓的潮州腔，仿佛从此要在这处处丛林的土地上扎根，并安身立命的样子。”（辛金顺，2008：57）

当受到生活经济所逼迫时，人总会学习他人的语言、生活习惯，融入他人的生活方式。而辛金顺的父亲亦然。父亲的吉兰丹土话是在河口经营杂货店时

开始的，在四周都是捕鱼为业的马来居民里，潮州话已无法满足这生活压力，而吉兰丹土话从一开始艰难的在舌尖上跳动，直到后来在潮州腔调下粒粒纯熟流利的吉兰丹土话，这些都是被迫接受改变的过程。

“他其实是多么想在这一块土地上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，那不是暂时的租借，不是漂流无方的短靠停留，更不是契约关系式的寄住，而是永久地将自己生命种植在这片厚土之上，成为树，在此开枝散叶，结子成荫。”（辛金顺，2008：60）

辛金顺的父亲所寻求的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，一家八口的生活，成了他生命里几乎无法承担的重，而这重量使得他需要一个安身之处。然而父亲始终未曾拥有过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。从他度海南来的那一天起，他将只是一名活在异乡里的异乡人。父亲晚年时，马来西亚政府已允许华人回中国探亲，然而父亲从未提及回去。是因为童年的家已不再是家，再也没有值得怀念的地方了吗？吉兰丹土语渐渐洗涤了父亲浓厚的潮州腔，并以吉兰丹人的唇音，将晚年栽种在这块土地上。

“燕去无声留梦影，天涯何处觅归人”，这是祖父在燕子画上题的诗。父亲那走远的影子，或许就如燕子般在时流里越走越远，而那五十多年的记忆，似乎成了赶路者所遗忘的风景，一个赶路者而非归家者，父亲再也走不回家乡的路。《记忆书册》里亦有一辑诗是记载着辛金顺对于父亲历史回照。

“皱纹锁住了所有结局，一生装册的风雨

弹向岁月的角落，高脚屋为序

木屋为跛，租借的身份躲在马来文蟹行的栏格：

SEN CHO HOI, CHINA。中国人依旧如最初

最初澄海的花开盛满，魂兮归来的呼唤？

1996年父亲走回相片之中，肉身与尘土

飘歇，在南中国海的港湾，一座暹庙的

骨塔之上，父亲坐在

梦与梦重叠的顶端，把六十年前

搁浅的孤帆，望成一枝瘦尽乡愁的桅杆

静静，静静的开向北方”（辛金顺，2010：13）

辛金顺的父亲将自己的岁月留在了马来西亚，或许就如燕子般，飞到了南洋，筑巢在白沙镇的郊外，成了一只不再返乡的留鸟，成了一只墙上挂着的画里那只，永远凝滞在时间里的燕子。辛金顺的父亲决定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，不再漂泊，有一部分原因或许是因为辛金顺一家八口的生活。但另一方面，或许是他已找不到归家的理由，而想归的家已不再成家，所以只好另找一处为家。

“家是地方的典范，人们在此会有情感依附和根植的感觉。”（Tim Cresswell, 2006: 42）

家是休息的私密地方，我们可以从繁忙的外界退回家中，对于这个有限空间里发生的事情，有某种程度的掌握。家是你可以做回自己的地方。因此家是个关怀的地方，可以使人免于受到压迫。而父亲在离开童年的家后，再次的寻求另一个家的出现，也可视为他想寻求一个免于受到压迫，并可掌握自己的地

方。这是某种程度上的身份认同，即辛金顺父亲已在不自觉中接受了自己是在异乡的异乡人，而异乡在时间的洗涤下成了家乡。

从祖父的守根（留在中国）至阿嬷的恋香，辛金顺的先辈都对故土留有浓厚的眷念之情。可辛金顺的父亲，十五岁便离开澄海的家到了南洋，从新加坡、麻坡、丰盛港，一直迁徙到了吉兰丹州偏僻的河口，最后再到白沙镇，定居下来。经历了五十多年来的迁徙，异乡人也被逼褪去了异乡人的乡愁，一家八口的生活使得父亲开始寻找“家”，寻找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。故此辛金顺的根从此随着父亲安定在吉兰丹州，开花结果。

第三节：吉兰丹上的漂流足迹

承上所述，辛金顺的根被父亲栽种在吉兰丹土地上。因此吉兰丹成了辛金顺叙写里最为重要的场景之一。而吉兰丹作为一个地景，在辛金顺的诗文里，还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。显然地景在文人眼中并非只是物质特性，亦形成再创作的解构方式。辛金顺就是在此建构了对地景的印象，然后再解构，并写出了他记忆里的吉兰丹。

“不过，地方也是一种观看、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。我们把世界视为含括各种地方的世界时，就会看见不同的事物。我们看见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依附和关联。我们看见意义和经验的世界。有时候，这种观看方式似乎是抗拒世界理性化的行动，而世界理性化正是重视空间甚至于地方的观看方式。将世界上某个地区视为人与环境（做为地方）丰富且复杂的相互影响，是我们免于将它设想为事实和数字。”（Tim Cresswell, 2006: 22）

在此地景创作下的辛金顺，从《江山有待》至《月光照不回的路》，诗集《诗图志》、《记忆书册》等，也不乏对吉兰丹的描述。对于辛金顺而言，童年的时光都被吉兰丹里的地景所填满。例如《在远方》里的〈在吉兰丹〉：

“摊开记忆的地图，五色鸟扑翅

飞起、穿过

吉兰丹土语的叶从，唤醒时间

到水田上

耕犁出一亩亩日子的悠闲

……

年轮绕过一圈又一圈，把乡老

圈进

白沙镇的夜晚，故事被他脸上的皱纹

摊开，随着呼吸

伸缩于烟草点亮的袅袅薄雾之上

地球依旧旋转，如一群土语翻过了

中央山脉，旋转

成时间的一颗泪，翻过崔下的

眼袋，在

吉兰丹瘦削的脸颊，滑向

东方，如

一枚初生的月亮”（辛金顺，2013：99-101）

这首诗一方面在描述吉兰丹的场景，以情入景，叙说着吉兰丹人的历史与故事。吉兰丹曾经历过英殖民时期，后又经历了三年八个月的日本统治时期。此时的吉兰丹，无疑是辛苦的。然而这些历史只是一件件的故事，存在于辛金顺的童年中，从其父母、乡邻的口中传出。辛金顺从未经历过殖民时期的苦难，然而吉兰丹州却经历了，并静静的，等待一个又一个的殖民前来、退去。尔后吉兰丹州成了吉兰丹人的州，成了辛金顺的州，成了辛金顺童年的“安徒生童话”。

在文学里，乡土始终是一个永恒的书写主题，它除了是愚昧，落后/破败的象征，亦同时是人性的最后一片净土，乡土不仅拥有空间维度，亦具备时间维度，因而常与怀旧脱离不了关系。对于乡土的叙写，与其说是纪念，或应说是悼忘。如前节所说，记忆里的赶路者，走过了时间，而过去留下的，亦只能一一锁在记忆里头，或许偶尔让它们在文字上再次复苏，却亦是再次悼忘它们。

“如冬至斑斓叶上凌晨五点的雾水，循着鸡啼沁入他的梦里

她的梦里却下着十二月东北季候风带来的雨，阳光已被忘记

檐滴声不断在她的童年里回响，沿着窄窄的小巷

一路追着他成长的背影，她的影子却在奔跑中

被放逐出去，越来越远而被遗忘成了另外一个国度

从此他/她们学会了喑哑术，在背离的虚无里彼此传呼

存在，却沉默如一首晦涩的诗，只有他和她，她和他

懂得，并在彼此的跨越间的哀悼着彼此过早的天亡”（辛金顺，2009：129）

上述是〈悼亡〉里的其中两节诗。诗里没有任何一个场景提及吉兰丹州，然而又处处有吉兰丹州，或马来西亚特有的意象存在。此诗发表时，辛金顺尚在台湾，因此预设的读者成了台湾的读者。异乡（台湾）的读者对辛金顺的故乡（马来西亚）几乎一无所知，里头提起的“斑斓叶”、“十二月东北季候风”等场景亦是吉兰丹州等东海岸特有的景色。诗里的版图藏着吉兰丹州的习性，然而现实的版图却是台湾，这种矛盾的描写，亦成了辛金顺对于吉兰丹州描绘的一种特色。

吉兰丹的土地孕育了辛金顺，饱和了他的童年故事，亦伴着他成长如斯。然而现今的辛金顺却是漂流的。如前节所引的一句“在异乡的异乡人”，辛金顺被栽种在吉兰丹里，却如蒲公英般漂流到了台湾。故乡成了异乡，异乡逐渐的成了故乡。而辛金顺便是在这情形下对吉兰丹州进行回望，以致他诗文里始终留有浓厚的乡土气息。

综合前述三节，从辛金顺自身、家族、地域三处出发，探究辛金顺诗文里的根基——记忆空间。做为记忆里的赶路者，辛金顺依然逃不开时间的离去，而对过往的回望，亦只能从记忆里提取、遗忘。而辛金顺对于其家族的叙述是较为细致的。他对祖父心理的探究，对阿嬷的行为的揣测，都是在寻求着身份认同或地域认同这点。不愿度海南来的祖父以及留在马来西也却永远只能是个异乡者，躲在潮剧里思乡的阿嬷成了一种对比。然而父亲的落地生根，也凸显了两代人中的差异想法。而父亲选择居住的，便是吉兰丹州白沙镇。辛金顺就

此降落在此州，而此州的历史与神话、风土与民情、文化与政治亦伴着辛金顺成长。

是以辛金顺的创作里多是自我关照，而缺乏与外界对话，这是一种局限性。然而此局限性不也正好是辛金顺创作的特色。其以情入境，让回忆一字字的留在书中，而其思想的变化，亦是从这一次次的创作里有所改变。从《江山有待》里到《说话》、《在远方》等诗文集，吉兰丹的描述从期待渐渐褪色，成了逃亡。逃亡至台湾，再以台湾为基重新关照往事。

第三章：语言空间

记忆作为一种虚无空间的存在，若要将这虚无空间里存在的事物重现，则是一种建构的方式。而建构的方法有许多种，画家选择绘画，歌者选择歌唱，文人选择文字。辛金顺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，自然是引用了语言做为创作方式，即书写诗文。承如前文所述，辛金顺的创作动机大多与记忆里的物事有所关联，而这牵扯则形成了辛金顺文章里的一大特点。

“就个人成长历程来说，从婴儿到幼童，从年轻到年长，从前年到壮年到老年，这样的个人一生的进程中，我们所听到的故事、所选择的故事、所参与讲说的故事、所编写的故事，以及所亲身活出来的故事，它的内容、它的立意、它的作用，对自己和他人来说，全是不尽相同，甚至大为不同。”（何秀煌，1998：17）

然而记忆是先行于语言的，在人类尚未学习掌握语言/文字前，记忆便已存在。是以辛金顺的诗文里皆是使用文字在解构记忆里所建构的事物。

其二，语言亦是一种空间的存在。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国家，而辛金顺则是在这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华裔。所谓多元种族，即指拥有许多不同种族同时居住在一个国家，而马来西亚半岛，最主要的居民有马来人、华人、印度人。而这同时意味着这是多元文化、多元语言的空间。而辛金顺生长的吉兰丹州，则是一个盛行说吉兰丹土语的州属，与其他州属有所差异。然而辛金顺亦是个马来西亚华族，然而马来西亚的华族亦是从中国各地而来，其中潮州话、客家话、福建话等都充斥在辛金顺的成长历程中。因此辛金顺在牙牙学语时期，便被这些语言所影响，形成了其创作的一种风格。可语言亦是伴随着人所成长的一大要素。

“关于语言的基本功能有很多说法，除了最主要、最基本的功能——交际功能之外，还有认识功能、思维功能、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功能等。对每种功能又有众多的理解。比如‘交际’就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分，狭义的交际专指讲话，交谈，广义的交际则把传播、艺术创作等都包括在内。”（何明，1998：39）

语言生长人群的生活之中，因此语言亦是一个人用以安生立命的空间。语言最基本功能是用以交际，然而亦同时是种身份的判别。然而马来西亚华裔自幼需学习三种语言——华语、英语、马来语，此外还有一些方言的影响形成马来西亚人独有的语言身份。而辛金顺便是掌握着如此身份的一名。

辛金顺的诗文里除了缅怀往事外，尚有一个主要的特点，即是语言。语言是人除了地域外，用以判别身份的另一方式。各地的口腔、叙说方式有所不同，而这差异又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语言文化。在辛金顺的诗文里，无数破碎的语言经验累积在他的身世里。在吉兰丹里，他置身在各种语言中，福建话、潮州话、吉兰丹土话、华语、马来语、广东话、英语、甚至是泰语。

而这些截然不同的语言差异中，辛金顺体会到语言与认同的关系，每个人都躲在自身所讲的语言里，任何一个人都须要在语言里找得到归宿。辛金顺的创作里，语言是存有之居所，亦是其所反思的一大要素。

“对于金顺而言，‘破碎’或者来自多种语言叠错的经验，更是来自于长年以来，他所成长、屠身的土地，并不是他的语言的土地。在土地和语言的异种里辗转，仍然只有回到‘语言’舟楫，他才能够回溯生命的原初，得到自我的整全。”（辛金顺，2008：11-12）

而辛金顺的际遇，亦使得他的文章里存在着和多数人不同的事物。

本章最主要讨论的便是辛金顺如何在语言里探究身份。如第二章：记忆空间里所探究的是他记忆里对自我身份的认可与否。通过自身、家族、地域进行了一次探究。而辛金顺的语言里同时也存在着对身份的狐疑与追求。而语言亦承载着一个人的身份空间，承载着其过往用以交谈、学习的方式。如斯，探究辛金顺文字里对语言的看法，亦是一种寻求他对自身身份看法的追求。

第一节：破碎的母音

辛金顺从父母舌尖上传承而来的语言是潮州话。小时未读过幼稚园的辛金顺，在七岁前，对于华语是懵懂的，不如潮州话来的熟悉。因此在其上小学初始，学校禁止方言交谈，辛金顺便在这情况下，加深认识了语言。

“放学后，我又很高兴的回到潮州话里——那是从大陆南方小镇揭阳，坐着一艘大帆船，乘风破浪来到我稚嫩声带上的语言。我常常用它与家里的姐姐说话、打架，或随着父亲语调扬起的尾音，接住了一个故事、一段往事，或一句谚语。更多时候，我很舒适的躲在自己的语言里，随着想象四处漫游。”（辛金顺，2008：19-20）

辛金顺的童年被潮州话养大。潮州话像是他得以安生立命的一个空间，使得他可以与身边的亲朋交谈。然而这些舒适的感觉始终不会持久，当进入学校，一切非正统华语都被逼搁下，而纯粹的母音亦渐渐的被支离。在学校里，潮州话便是带不出家门的物品。辛金顺得以安身的空间被破灭，而为了融入他人的语言空间，只好去熟悉他所不熟悉的语言。

“然而回到了学校，我就必须把潮州话留在家里，然后努力地将自己的耳朵靠向华语，熟悉老师那四音不全的语句；下课时又挨着一群同学的福建话打转，进入他们

的语言环境里，或学习/模仿着他们的腔调，以便成为他们的一份子。”（辛金顺，2008：20）

辛金顺的潮州话在学校里无疑是非主流的。学校里，老师教导的是华语；同学们交谈则是福建话。在此情形下的辛金顺，为了使身份界限模糊，只好模仿着他人的腔调，尝试躲入他人的空间之中。此时的辛金顺的母音，无疑是被边缘化的。而尝试学习了福建话、华语的辛金顺，也进一步的支离着最初的语言——潮州话。

童年的辛金顺，在潮州话、华语、福建话间游走，调整和转换自己的舌尖，玩着一种被认同或不被认同的游戏，将自己的母语隐藏在主流语言背后。这像是一场抓迷藏。母语被逼躲在各个角落，而同学的母语，也一个个的躲起，有广东话、客家话、海南音等语言，都一一藏起，或等着放学时间自动现身，或远去逐渐的遗忘。然而语言纵使躲在主流后面，但却从未被辛金顺遗忘，只是在着藏与寻间，自身身份又去了哪里？

“长大后，当我从这游戏的迷梦中挣脱出来，才意识到，在寻找与被寻找之间，真正的我到底在哪里？”（辛金顺，2008：21）

马来西亚华族，在面对政治压迫时，始终坚守着华语教育。这或许是一种身份的坚守，坚守着自己不被他族同化。而在小学六年期间，华语已成了辛金顺流利的言语。阴阳上去的声调，也植种在他的舌头里。此时的他早已粗略的掌握了潮州话、福建话和华语，而最初的母语——潮州话，亦被其他语言并列，成了共同体的存在。

吉兰丹里的华族，大多可操纵多种语言：福建话、潮州话、吉兰丹土语、华语等。而辛金顺在这里头不停的变声/声，穿过不同的语言而展开自己存在的身份，亦同时不断变异和迷失了身份。然而许多时候却必须面对自己词汇贫乏的语言，在对某物的称呼上，突然不知如何以母语或华语表达，只能以或其他语言杂糅交混代之。语言的纯质性跟着丧失。

“所以母亲常说，我们的语言是一种杂种话语。”（辛金顺，2008：22）

语言的纯粹性成了混合性，这亦恰恰的象征了华族的纯粹性成了混合性，在语言上、文化上已互相交融。辛金顺成长在不断变异自己的语境中，其纯粹的华族身份亦有所改变。语言上的支离破碎，后再建构出“杂种话语”；身份上亦已抛弃了“中国人”思维，而进入了马来西亚人思维。语言上的破碎，亦同时象征着身份上的破碎。

语言上的转换无疑代表着身份的转换。当进入中学后的辛金顺，每天面对着班上极大多数的马来同学，他亦只好再次变异语调，寻找语言的认同。就如上文所述，学校里有所规定的语言规范。而英制改型的马来学校，是个拒绝吉兰丹土语的地方。而土腔土调的吉兰丹土语，始终只是吉兰丹民所用，并非广泛马来西亚人使用的马来语。而辛金顺便在这里开始以马来语叙述生命的成长。

“我的名字也从‘辛金顺’转化为 Sen Kim Soon，母亲以潮州话呼喊的小名却只能躲在屋内，静静的看着另一个我一步一步的向远方走去。”（辛金顺，2008：23）

然而马来西亚的教育政策里，马来文是占着绝大的优势。马来文考试的不及格，往往便会使许多年少青春萎靡在社会的角落里。因此辛金顺开始将自己

的心事蜷曲成一首首的马来诗。而他在寻找一种跨越，以青春的身体，彷徨的在马来语中匍匐前进。考试、梦想、前途都如幻影般明灭不定。然而当身份完全转换时，从辛金顺转化为 Sen Kim Soon 后，身份便已经被蚕食。

“从此，所有被自己母语吐出的孩子

只能背起了自己的大路

自己的天空

跑出家园，跑成一个

走失了母亲的

远方”（辛金顺，2013：103）

语言在文化遗产与族群团结的大叙述里，永远是脱离不了成为政治工具的宿命。诸如华社的“多说华语，少说方言”的口号；马来族群提倡的 Bahasa Jiwa Bangsa 亦是如此。然而华人此时坚守的语言，是否还是母语？我想母语早已被华社边缘化，成了只可躲在街头巷尾、屋檐底下的语言存在。在政治的压迫下，母语亦再次面临了被肢解的命运。

在国族融合的大前提下，母语还剩下多少说话的权利？母语是代表身份的存在，然而当吐出的母语变异成了他人的母语，身份早已不复存在。这便是辛金顺诗文里最大的隐忧。其从“辛金顺”的身份转化为 Sen Kim Soon，又从 Sen Kim Soon 里退出，成为“辛金顺”，无疑是分裂的。分裂的身份被并入国族融合里，破碎的身份又被命名起来。而这语言，却非母语了。破碎的母语代

表着破碎的身份，被杂质化的童年语言，被同质化的年少语音，辛金顺便是活在这里头并对此产生了忧患。

第二节：被狐疑的身份

“仿如某年我在课堂上教书时所拼出的音符，gù xi āng，那向身后退远的名词，在海的那边，岛和半岛，以简体字减去了很多身世的笔画，并在充满空隙的诗中，包裹着忧伤的故事。我常常在回望中，看到了远方的另一个我，伫立于影子之上而不知所措。我知道，破碎的身世，无法拼出完整的语言，却只能像寓言一般，让语音漂浮在无何有之乡，任其破碎，离散而去。”（辛金顺，2011：6）

这是辛金顺为其2011年出版《说话》里的自序。“破碎的身世，无法拼出完整的语言”，这是辛金顺的自嘲。此时的辛金顺已居住在台湾，因此这更多的是对身世的回望。而母语代表着一个人安身立命的空间，是身份的象征。而破碎的语言亦是破碎的身份，而辛金顺便以此回望，对过往留下一个记录。

90年代初的台湾，繁华兢渡，灯火一样的照亮了许多流离的梦境，许多流离的故事。此时的Sen Kim Soon回归到了“辛金顺”，却成了一个流亡于岛屿上的中华民国的侨生。华侨为革命之母、改革之父。侨生在政治神话里成了一种暧昧的存在。而侨生的身体，永远承载着“国语”（华语）讲得不标准或怪腔怪调的标签。

“侨生是被视为一种回归的身份与象征——回归祖国，回归母体。回归，常常会在他们生命力被唤起。”（辛金顺，2008：29）

然而回归到了华语语境下，却回归不了被狐疑的身份。许多侨生在数年后，历经了正统纯正语音与乡音的搏斗，成功改变了强调后，回返他们的“侨居地”。或改变国籍，或装扮成外籍人士，或偷偷的留下来，化作四处飘浮的幽灵，为“祖国”的建设，尽一份心力。

然而侨生的回归，却并非辛金顺的回归。当辛金顺的华语成了“国语”，马来西亚独有的混杂式语言，也在日常中退隐。侨居于“国语”的辛金顺，模拟别人的母语，却洗不去自己原有的腔调。

“或许，在前意识里，我可能想以此抵住自己原初的身体，不让他完全流失在变化之中吧？”（辛金顺，2008：30）

对于身份的狐疑惑，透由语言传透而出。侨居他人的母语，却洗不掉自身的腔调，这无疑是种抗拒。其抗拒成为他国之民，也抗拒自己破碎的母音，破碎的身世。因此在这思想里流转的辛金顺，在破碎的语言里游戏、感知，却又无家可归。

“邻居的小童用吉兰丹土话跟我们交谈

Magi 是来，gi mano 是去哪里，balek umoh 是回家

偶尔他们叫我们回去中国的老家

然而我们用吉兰丹土话把自己的童年种下

耕犁过的腔调纯正地在这土地上开满了花

偶尔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语言跟自己打架

只是在缺了门牙的嘴角

漏风的语言都要争相出走”（辛金顺，2010：31）

上文是辛金顺〈语言术〉里的一节诗。里头叙说的是在吉兰丹时，身份被吉兰丹民众所狐疑。辛金顺使用吉兰丹土语与吉兰丹民族交谈，转变身份，并祈求被认同。然而部分吉兰丹人依旧不认同辛金顺或华族人的存在，认为他们只是外来者，是个异乡人。“然而我们却用吉兰丹土话把自己的童年种下”，辛金顺成长于吉兰丹，自然的学习了吉兰丹土话，也自然的在破碎的身份里，成了破碎的一片。

可在台湾的辛金顺，当再次回归到了华语语境下，却回归不了纯正华族身份。破碎的身份，破碎的语言，在台湾岛屿上完全失语了。岛屿与半岛的对望，隔着一片海。而辛金顺便隔着这海，寻思自己认同与被认同间的身份。辛金顺无疑是认同自己为吉兰丹人，然而却也狐疑这个身份。因为他并非吉兰丹原居民，而是异乡人啊。而当异乡人前往异乡，以回归之姿，却回归不了他所期望的身份。而破碎的语言，被纯正的“国语”扼杀，只剩下一些些口音，还记录着他的身份。

“没有土地的语言啊，最终将随着我的漂泊而在我的喉结上消亡。”（辛金顺，2008：34）

然而无论是马来西亚或台湾，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，语言的统一性。台湾里，学生们有自己的语言思维，泰雅语、布农语、客家语等，在家里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说话、做梦、思考、吃饭，然在课堂上，他们依然需要用“国语”交谈与报告作业。而马来西亚亦是如此。“少说方言”的口号充斥着学校，学

生们只可选择使用学校所教导的语言进行交谈、发梦。这是一个个被建构的躯壳与灵魂。

“一个被建构的语言，一个被建构的民族与国家，一个个被建构的身体，这意味着什么？”（辛金顺，2008：34）

辛金顺前往台湾就读，带着一丝逃离的意味，追寻自我的旅途。破碎的语言注释不了他彷徨的身世。而这身世的彷徨又从吉兰丹这多元语言杂烩的地域而来。然而在台湾里，辛金顺亦无法寻找自己的身份，同样带着破碎的语言，尝试变身/声成他国语言，玩着认同与被认同的游戏。这游戏始终没有结果，异乡人逃往异乡，最初的异乡却成了故乡。破碎的语言也成了母语。

“在往后六年的华小生涯中，却让我肤浅的感知，唯有通过华语华文，才能抵御自己文化身体不被侵蚀；也只有通晓华语华文的，才叫华人”（辛金顺，2008：21）

语言是身份建构的一种方式。它为流离失所的个体存在，树立起挡风防雨的居所，使得被抛在人世，互不相识的人我，有了可以交流、理解、系属的可能。可另一方面，过度依赖语言的身份建构，也在毁坏、消灭人与人相系属的可能性。在政治里，统一性的语言使得原有的身世被迫抛离。而破碎的语言开始要整规形成单一语言时，它所形成的破碎身世变成了被政治所建构的身世。

“太多认同或不认同在政治语言里找不到生命的出口，却撕裂了伤痕，让沉睡的历史不断醒来，不断喊痛。”（辛金顺，2008：33）

被狐疑的身世首先来自本体的不确定性。本体带着狐疑的身份看待自身语言的存在，自然使得他人带着狐疑的眼光对待。在破碎的语言里，辛金顺试图逃离这种混乱式的语言，回归中国语境中。然而中国语境中的辛金顺，依然只

是个异乡人，他无法像其余侨生般放弃了自身特有的腔调，洗去一切过往建构起来的破碎语言。“国语”始终是他国之语，而非辛金顺之语。而曾被狐疑的身份，终归会被理解，在吉兰丹里扎根，成为一棵树。

第三节：栽种在吉兰丹的语言

在辛金顺的诗文里，不时提到吉兰丹土语。在吉兰丹土生土长的辛金顺，在不知觉的情况下，已被吉兰丹土语根植在舌尖上。语言是一种身份象征，而吉兰丹土语亦是吉兰丹人的身份象征。为了融入吉兰丹生活，学习吉兰丹语是必要的，因此辛金顺学习了吉兰丹土语，亦是一种融入生活的表现。

“而我的吉兰丹土话阴阳顿挫，在空气里四处游走。那是有土有根和有生命的语言，自童年开始就紧贴我底喉腔，纯正得可以开出花来。”（辛金顺，2008：40）

辛金顺用吉兰丹土语和玩伴们交谈、游戏、骂架和扭打，然后让吉兰丹土语将他们紧紧围在一起。吉兰丹土语与马来语不同，是个特有的存在，充满根性与情感。然而当辛金顺长期旅居国外，几乎不说一句吉兰丹土话是，才发现语言是另一种乡愁。此时的辛金顺并无华马之别，语言皆是一体，是故乡的思念之物。

吉兰丹土语构成了辛金顺某种记忆图像，在里头他可翻阅往事。那些与玩伴们所惯用的语术。例如他好友苏哈常讲的 Gedebe（很吊），曼苏常说的 bengon（智障）等都形成了辛金顺的回忆。而这些只有吉兰丹人才会听懂或意

会的语句，是本土区域的母语，是自我身份解蔽的秘语术。是以，若说语言是座家，则吉兰丹土话，就是辛金顺与这些时常相处的玩伴们灵魂之所了。

“而我常常在家里将潮州话，到了学校跟同学讲福建话，听老师上课时讲华语，下课后窝在我那群童党中，就回到了吉兰丹土话的腔调里去，诵读着我与他们都是同属一类的。”（辛金顺，2008：41-42）

1977年10月，因为一场白沙镇的地方选举，某位国会议员的豪宅被爆破，然后引发了游行、冲突、暴动。而此时排华的耳语四处流传，辛金顺家正居于白沙湾，亦是高危的一家。然而这时，辛金顺父亲的马来朋友自愿前来守护着大门，Abe陪伴他穿过阴影重重的胶林赴考。而这些悸动的记忆都被保留下来了，而光影的笑泪里总是闪爇着一些动人的故事，私我的，建构着辛金顺想象中的温情世界。这是一种“一家人”的行为表现。它并非政治底下利用口号来完成的游戏，而是彼此发自内心的互助互慰，尊重彼此的文化。

“如许多吉兰丹人常说：Ore kito，我们的人。讲吉兰丹土话的，都是我们的人，有着兄弟般的情谊。因此只要是我们的，皆为同类，则什么都好商量。”（辛金顺，2008：45）

Ore Kito，我们的人。这是一种用土地，用语言来联系的情谊。皆为同类，则什么都好谈。本土的区域观念，根深蒂固地随着吉兰丹的话语穿入吉兰丹人的心里。即使是跨州越界，远到他乡，亦会循着吉兰丹的腔调气味，以听觉与嗅觉轻轻探索和碰触彼此的存在。

“Kecek 是说话/gapo 是什么/kelik 是归来/tubit 是出去

吉兰丹土音的喉结，是我们青春岁月围坐的楼阁

我们从这里出去，我们从这里回来，我们在这里找到一条街

住着故事、梦、风雨、团结，奉献与谅解

而 Kelatei，是诞生，是死亡，是我们永远不能的遗忘”（辛金顺，2008：54）

吉兰丹对辛金顺而言，无疑是故乡，是个承载着他故事的土地。而吉兰丹土语，则是辛金顺破碎身份里的一片。吉兰丹土话形成的回音，正荡漾在辛金顺的回忆里。而自幼便处于破碎语境下的辛金顺，亦只有回到那个破碎的语境，才能找到自己的乡土。

“我们仍在吉兰丹土话里相遇、交谈、握手，然后别离。岁月莹莹，在异乡的日子，偶尔我会想起他们，记忆里就会剪出淡淡的画像，拼图一样把过去的故事拢起、散开，复又隐匿于更深一层的记忆里。或许，有时候的怀念，是一种对过去悼亡的方式，但也似乎只有循着这种方式，我才能在流离的岁月中，找到不断走失在时间里的自己。”（辛金顺，2008：52）

破碎的母音无疑是建构辛金顺身份的一个重要过程。从最初的潮州话，后慢慢参杂华语、福建话、吉兰丹土话等方言，成了辛金顺特有的身份。而这些破碎的母音伴随着辛金顺成长，亦使他对身份充满了狐疑感。而远去台湾，躲入中国语境中时，始惊觉自身语言的独特性。每个地域都有其特有的腔调和语言，马来西亚华族特有的“杂种华语”又何尝不是一种身份的建构。而被栽种在吉兰丹的语言，成了特有的语言，充满根性与土味，也充满了人情味。Ore Kito 的出现，是辛金顺所怀念的过往，亦是无法抛开的身份。无论去了多远，吉兰丹人特有的腔调与气味，始终牵绊着吉兰丹人。这是本土的区域观念而非种族观念，亦是辛金顺身份上最确定的部分——吉兰丹人。

第四章：文化空间

“文化是一套信仰或价值，赋予生活方式意义，生产出物质和象征形式（并藉此而再生产）。”（Mike Crang, 2004: 2）

文化是多元性并且受到当地民众所信仰的。不同的群体不止因为不同的服装、饰品和生活方式而显得独特，也受不同的“世界观”、不同的优先顺序、不同的信仰系统，以及不同的了解世界的方式引领。因此文化是种无定位，而又当地民众所生产而出的。

任何人观看世界，都能看到不同人群与不同习俗及信仰构成的巨幅拼贴。这是文化地理学传统的开端，关心不同群体在不同地方创造的地景。地景并非个人资产；它反映了某个社会——文化——的信仰、实践和技术。因此地景就像文化般，反映出这些元素的汇集，因为文化也不是个体的资产，而且只能够在社会中存在。文化是由一个世代的知识与技能可能体现于其生产的作物品种上，并传承给下一代——它们是文化的复制品。而顺此脉络而去，地景同样是文化产品，也是随着时间而重塑文化的因素。

而地景亦可作为象征系统来处理，即地景如何依居民的信仰，以及被赋予的意义而塑造。此时的地景可以作为一种表意系统，显示社会据以组织的价值。因此，地景可以解读为文本，阐述着人群的信念。地景的塑造被视为表达了社会的意识形态，然后意识形态又因地景的支持而不朽。是以地景做为文化，是依据居民的信仰而赋予意义塑造。

文学里充满了描述、尝试理解与阐明空间现象的诗歌、小说、故事和传说。文学里有着地方与空间的书写。而这种书写方式拥有着表意作用，也就是

在社会媒介中赋予地方意义的过程。然而文学地景并非现实地景，并非单纯的反映外在世界。因此最好将文学视为文学与地景的组合。文学除了提供地理学的客观知识外，亦提供情感性的对应部分。因此文学并非映照世界的镜子，而是充满灵动性与人性化的地景书写。

文化具有地域性的差异。而同一文化下却可因为地域不同而略有区别。辛金顺的诗文里拥有着对文化空间的探讨。这里的空间，指的是辛金顺建构再解构的地景，并结合了自己的情感重新赋予地景文化意义。故此，本章最主要便是透过辛金顺对地景文化的描绘，从中寻求他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否。

第一节：留在中国场景里的灵魂

辛金顺早期出版的书籍里，如《江山有待》、《风起的时候》、《最后的家园》里都充满着中国场景。然而根植吉兰丹，土生土长的辛金顺，又如何的去想象、再创造中国式场景。因此他只能借由父辈们的故事，古典诗词里得知并幻想。

“那是基于怎么样的召唤，我竟然独自背起古诗词，并迷惑于古典世界里烟烟腾腾的迷离情境呢？清云秋月、归鸿残雪、楚天千里、烟雨横斜，这些凄美符号背后所蕴藏的是一种遥远的乡愁，遥远的，来自对于父母亲原乡的一分文化想象，紧紧揪住了我的青春魂魄。”（辛金顺，2008：24）

而这些古老的中国式场景一次次的游走在辛金顺的想象中。使其开始对破碎的身份产生狐疑，并祈求回归母体——中国式场景。然而这些千里之遥的场景，是透过父母亲的赋予价值，诗词里头的抒情叙述，而产生的。真实的场景

却只是场景，无法在辛金顺的思想里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故此辛金顺便藉由马来西亚的地景，结合中国式地景，形成了其独有的文化地景描绘。

“窗外的风景在风中飘摇，恍惚中国古画里的烟梦。江南的水乡，父亲的旧忆，时常叫我愣愣的思念着。如今让我观望的，却是这片土地上的大好山河。”（辛松吟，1989：178）

然而这始终是种想象，并非真正的回归。马来西亚华族，在无法回归母体的情景下，开始为建立起地景，赋予它华族所有的文化。而这种行为模式，是种表意模式，即为马来西亚地景表上中国式的意义。

“后来我发觉野镇上少许人家的阁楼上还挂着一幅幅横匾，上面端端正正书着‘清河’、‘南昌’、‘普宁’或‘西海’等字，心中不由怦然一动。那割不断挥不去的血脉依然半缕半丝的牵着，从那片三江五湖带到这片蕉风椰雨，或一百年、或两百年、或三百年，或更烟远的年月，历经地移时迁的风霜后，他们仍然未能忘记自己的前身啊！”（辛金顺，2008：178）

马来西亚华族从一方面来看，是缅怀着过往祖辈的记忆；另一方面，亦同样是捍卫着自身文化身份，不被他族所吞化。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功能机制。先以自身历史来赋予地景文化意义，再以此来保卫自身权益。没有文化的民族只有等待着被吞化的命运，而在马来西亚这多元种族国家，这种捍卫更是一种必须的行为。

“泰安号、兴隆栈、福源公司等老字号在巴士的呼啸而去中变得越来越小，然后消失。巴士这时候转了一个大湾，跟着迎面扑来一片崭新的招牌；SYARIKAT BERSAMA。”（辛松吟，1989：144-145）

然而老去的中文字与政府支持的“国语”是处于交锋状态的。若不持续捍卫的话，只会越变越少，而被其他语言所替代。而同样的，这些代表着华族身份回忆的招牌与代表着马来族的招牌，“老字号”与“崭新的招牌”是种鲜明的对比。是暗喻着华族身份的式微。辛金顺生长在此区域下，自然无法脱离这现象。因此他习于躲在中国式场景里，亦是一种对身份的逃避，对国族融合的逃避。

第二节：寻不到根源的外来民族

马来西亚大多民族都是外来民族，而非本土民族。而华族亦是这许多民族中的其一。在马来精英政治操控下，华族的权利被限制化，成了没有根源的民族。在无法维持双重国籍的情况下，回归中国、根植马来西亚成了他们最主要的问题。然而许多人在这片土地上消耗了大半青春而换来后半世的安逸生活，又如何回归中国。故此根植马来西亚成了他们的最终选择，辛金顺一家便是如此。

“父亲说他南来已四十七年。四十七年，一张红登记变来变去还是一张红登记，他已没国。北望不能当归，高歌不能当泣。他也已没乡，他是哭不回乡的孤魂。”

（辛松吟，1989：136）

这是一代人的悲哀，身在异乡成了异乡人，而这异乡注定要付出大半青春耕犁。辛金顺的父亲最终留在了吉兰丹上，为辛金顺一家，植起了一株遮风挡雨的大树。这是外来民族的悲哀，如同一曲苍老沉实的歌声：

“五月花啊五月花，我们的身世凄凉如五月花，没有温暖的家，没有爱我护我的爸和妈……”（辛松吟，1989：136-137）

十五岁便与父亲阔别，一人独自度海南来的孤魂啊，前来寻求温暖的家却也回归不了最初最温暖的家。这是辛金顺父亲的悲哀。而华族是个散落世界各地的民族，在世界各地都不难发现华族的存在。然而亦正是这散落性致使华族在除了中国以外的地域，都受到了政治的同化。

“如今祖父在地下，敞开一扇窗子，在蕉风椰雨中听那一片土地上蒲公英的民族在争论着自己的身世。身世未定，百年前百年后还是一个影子。祖父呵祖父，祖父死时正值大选。民族的前途，公民的权益，喊来喊去喊到了今天，喊出了无数的民族救星。”（辛松吟，1989：137）

没有根源的民族啊，就如蒲公英般随风飘荡，随着政治飘荡，亦随着地域飘荡。在一代代华族勇士为了捍卫华族文化挺身而出时，又死了多少华族勇士呢？这是华族人的多情，然而多情只会空余恨。马华民政行动党后又一个回教党。华族如此多情会不会给后代子孙留下一个政治渣滓。

“安徒生死了，然则我们又迷惑在回教党所谓政治平等的童话中，我们不但是恋爱着自己神话也是个爱听别人底童话的可爱民族。哈！我们的民族。真可爱。”（辛松吟，1989：141）

华族就像是风里的尘埃，四处飞散。风到哪里，就落在哪里。堆不成一块土，造不出一座城。惟华族仍然迷恋着那一则神话。可神话是种是虚无的，在国族融合里，华族被迫放弃自身的许多事物，例如姓名。从辛金顺转换成 Sen Kim Soon。然而亦同时捍卫着许多事情，如坚持华语教育的传承。然而许多历史的传承早已被遗忘，或是无暇他顾。

“屈原就是吃粽子。吃粽子就够了，也不必谈什么历史，历史太长，孩子们听不懂。这一代的历史和上一代的历史，相隔何止是千山万水，还有的是对土地的情感和种族的认知。孩子们不懂，但总有一天他们会懂得的，这仿如总有一天他们会长大成人一样。”（辛松吟，1989：140）

“而我是蕉风椰雨中成长的第一代。在东海岸，朝看吉兰丹河的流水潺潺，夕听南中国海的潮声悠悠。在平和的日子中，我之成长，如林中的古树，淳朴的向天直冲而上。直到有一天，当我开始懂得一点点，我才发觉，我只是一棵树，一颗扎根在此而不被林中数树木认同的树。”（辛松吟，1989：143）

这是辛金顺一代人的悲哀。政治上的苟同，致使华人的权益逐渐的丧失。而不知历史悠远的孩子们，终有一天会发现自己无法被林中的树木认同。他们只是一株株寄生在马来西亚的树木，留下了根，却始终得到最充足的养分。然而只有等待，或许等待是美丽的，华族唯有活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等待中。等待亲人等待情人等待族人的醒觉等待——明天会更好。

“清醒。我们的民族谁清醒？北狮和南狮都睡了。狮头卧匍在柴房中，等待母亲用它来烧火，等待着它化成了火光在炉下舞动，咚咚锵锵，咚咚锵，咚咚锵锵锵咚咚。然后被烧成了白烟，在这炎夏半岛上的空气中逐渐消失。”（辛松吟，1989：142）

辛金顺忧患于华族的未来。华族的文化正一丁点的被政治同化，被国族同化。一个马来西亚的产生亦暗喻着几个文化的凋零。辛金顺始终无法在马来西亚寻得到根源，寻得到可安心居住，没有政治纷扰的安乐居。

第三节：走不开的土地

承如上文所说，辛金顺始终无法寻到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根植地，然而同样的，他亦无法离开他生命栽种下的土地。这是跟随着他的身份，是他个体独有的地景文化。因此在辛金顺的诗文里，不停的出现逃离、回归的现象。他逃不出自幼生长的土地，无法让它离开记忆，却又无法接受政治性的苟同，形成了他矛盾般的叙述方式。然而对于吉兰丹地景，早已是他在叙述时无法避免并且经常出现的场景。

“涉过一条小溪，我们的籍贯写在
胶园的背后，潮州话、闽南语、马来语
填入我们的住址，在 Pasir Puteh
童年游行，从高脚屋下
到独木桥边，夕阳与被晒干的
吉兰丹土话，亲亲抱住
我们早已遗忘的乳名，绕过
一个个传说，来到——”（辛金顺，2010，42）

这是辛金顺对于故乡白沙湾所写的诗，〈白沙：古乡的隐喻〉。这是首写得朴实而生动的诗。辛金顺将童年的心境融合在场景当中，重建一个多元文化的生活空间，字里行间饱和着怀旧的情感，以及吉兰丹的地方感。这是一种区域认同的写作。而从这首诗里，辛金顺从未离开过家乡，无论去到何处，始终离不开这片大地。

“窗外是林，林中是山。没有林的山成什么山？没有山的林成什么林？我只是一株树，为一座林而完成自己；只是一片土，为一座山而存在下去。我们都是这片土地上的天光云影，企图去完成一篇更亮丽的风景。”（辛松吟，1989：180）

在时间的流水里，总有许多情事，很容易的被记忆里的时流冲走。唯独留下来的，是这些记忆最幽深处，那一条混浊澹淡的河水。而这河水径自的流去、复回，在马来西亚这片阴晴不定的天空里，依然有着不变的情感。

土地始终不会离开，离开的只是人们。辛金顺离不开故土，始终对故土保留着希望，并且等待。他记忆里最幽深的回忆都存在着吉兰丹的影子，他口腔上亦存在着吉兰丹人独有的腔调。这是他无法逃离，或拒绝逃离的一点。华族文化逐渐式微使得辛金顺有种患得患失的情感，然而在吉兰丹里留下的子民，他的 Abe，却又是左右着他离去的人物。他逐渐远去，直到宝岛台湾，才警觉海另一方的半岛，有着许多耿耿不能释怀的情事。

“反手成云，复手化雨，政治和种族，历史和土地，总时常叫我们这一代人迷惑，悠悠悲挫忽忽如狂？然而，未来的岁月仍须留待我去过渡，散发成舟，我最后将与自己的泪水在风中一起老去。老去，这一片我脚踏着的土地，将还我一册怎样的历史呢？”（辛松吟，1989：102）

从留在中国场景的灵魂开始，辛金顺便是一个寻求认同与被认同的孤魂，他不断的徘徊在中国式场景，却又错把马来西亚当成中国式场景，这是种分裂的行为，却又是寻找解脱的一种方式。地景作为一种表意系统，是由人将其定义形成文化。而寻不到根源的外来民族，试图以自身文化为马来西亚地景命名，捍卫着自身文化不被政治同化。辛金顺让自己躲在这些文化地景里，却又不断的受到压迫。因此他觉得自己亦和父亲一样，只是个孤魂。然而毕竟辛金

顺自幼便成长在吉兰丹，见证了吉兰丹兴衰；吉兰丹也记录了辛金顺的童年，这是无法割舍的。故此他的文章里常常出现一种违和感，他不断想逃，却又不断的归乡，然后再次逃离。

结语

综合前文所述，不难发现辛金顺经常在身份认同与被认同间徘徊。因此它使用文字来制造空间，在空间里头回望，寻求答案。然而在这过程中，他始终处于迷茫状态，无法理清自己身份所属。因此当其回望完毕后，又在一次的收起，继续探寻。辛金顺做为度海南来华族的第二代，生命被根植在吉兰丹土地上，这是他无可避免的。故此吉兰丹亦成了辛金顺的代表性地景之一。

因此本文内容除去绪论和结语，总分三章——记忆空间、语言空间、文化空间。三者看似互不干涉，不然。记忆空间里主要探究辛金顺的记忆，从其自身角度出发，观望祖辈、地景，并以他们的故事成了自己的故事，完成了一次身份建构之旅。然而这趟旅程始终没有一个终点，身在台湾却想念吉兰丹的一切，怀念地景上自己与父母的存在。而作为记忆里的赶路者，他亦再也无法退出时间洪流，倒退成他所怀念的模样。因此，辛金顺在这里认同了自己为马来西亚人，然而却又是一个以异乡为乡的人。

语言空间则是追寻辛金顺母语里的身份认同。语言是人群用以辨别身份的一种要素。然而辛金顺的母语是破碎的，是“杂种话语”。此时的辛金顺身份也随着破碎的母语成了破碎的身份。然而破碎的身份何尝不是使得辛金顺独特的存在？前往台湾的辛金顺拒绝把口音洗脱成纯正的“国语”，这是他对故里破碎语言的缅怀，亦同时是一种自我认同。而被狐疑的身份最终敌不过吉兰丹的 Ore Kito。在吉兰丹里，只要口操吉兰丹土语便是吉兰丹人，没有种族之别。而辛金顺便把身份栽种在此处，自此成为了吉兰丹人。

文化空间相比前两章而言，是较难用以判别的。故此地景成为了辛金顺的惯用的描绘技艺，并加注感情，成了独有的存在。然而一开始的辛金顺依然是留在中国场景里的孤魂，始终想在马来西亚寻找华族的被认同。而华族亦以自身文化强加在吉兰丹场景上，捍卫自己的文化。而这种以马来西亚场景当作中国场景使用的方式，使得辛金顺找不到可以安身的根源，外来民族始终是外来民族，在本土上始终没有他们存在的根。然而辛金顺无法离开吉兰丹。他的童年被栽种在这块土地上，土地上有他的父母亲友，有他的文化学习，因此他无法离开。他无法割舍这些回忆，也不认同马来西亚政治下的华族生态，于是他的诗文里出现了一种维和感。而这种维和感又是来自于对身份的建构与解构。

从记忆空间、语言空间至文化空间。三者以层层叠叠的方式，一一的述说辛金顺用文字制造空间，并在里头探究身份认同与被认同。记忆是优先于语言的，语言的存在是用以记录记忆的。而尚未学习语言的辛金顺，记忆早已深入在脑海中了。故此记忆空间先于语言空间。而进入牙牙学语的状态，辛金顺逐渐的了解历史，了解政治，了解了华族与这块土地的故事。这份了解使得他开始寻求自我身份的建构。然文化空间则是辛金顺在追求这份自我身份的建构时，赋予文本里的地景文化意义，承载着他的身份认同与不认同。

如斯，本文最主要在于追寻辛金顺的身份，从小我（辛金顺）了解大我（华族）的状态下，去思考华族的去路。他对于身份的认同与不认同，亦同时表达着大多华社人群的心理状态。政治下的苟同使得辛金顺无法忍受，最后选择远去台湾。然而在台湾的辛金顺却无法完全安身在那边，成为侨生。他依然怀念故土。这或许也是另一层面的对马来西亚华族的思考。

参考书目

专书

1. Mike Crang 著，王志弘、徐佳玲、方淑慧译（2004），《文化地理学》，台北：远流图书有限公司。
2. Tim Cresswell 著，徐苔玲、王志弘译（2006），《地方：记忆、想象与认同》，台北：群学出版有限公司。
3. 何明（1998），《写作语言学》，东北：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。
4. 何秀煌（1998），《语言与人性——记号人性论阐释》，台北：台湾书店。
5. 辛金顺，（2008），《月光照不回的路》，台北：九歌文库。
6. 辛金顺，（2009），《诗图志》，揉法：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。
7. 辛金顺，（2010），《记忆书册》，柔佛：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。
8. 辛金顺，（2013），《在远方》，吉隆坡：有人出版社。
9. 辛松吟（1989），《江山有待》，吉隆坡：马来西亚潮州工会联合会。